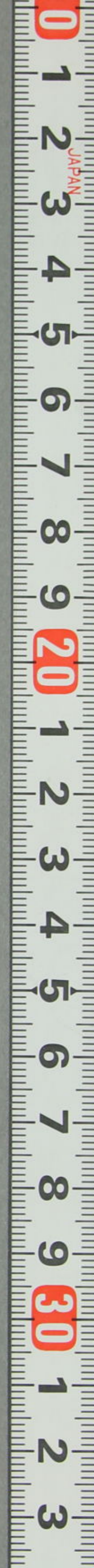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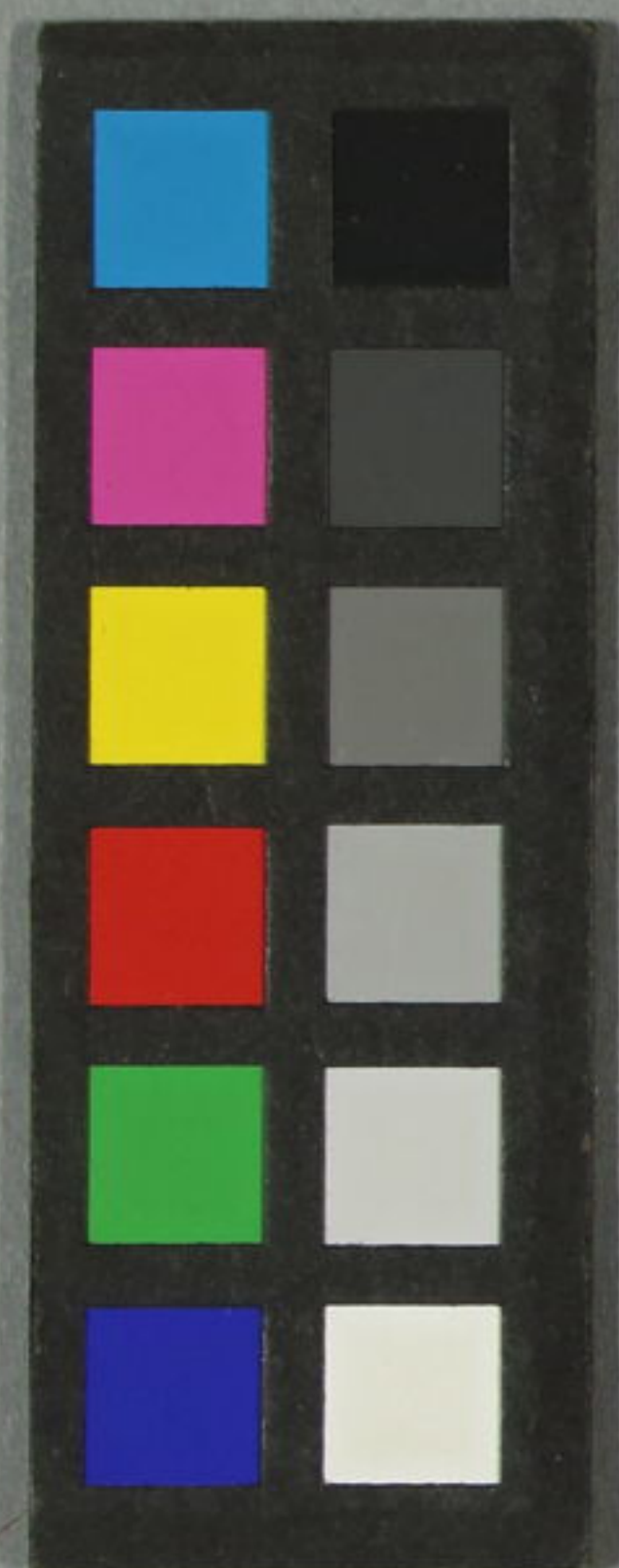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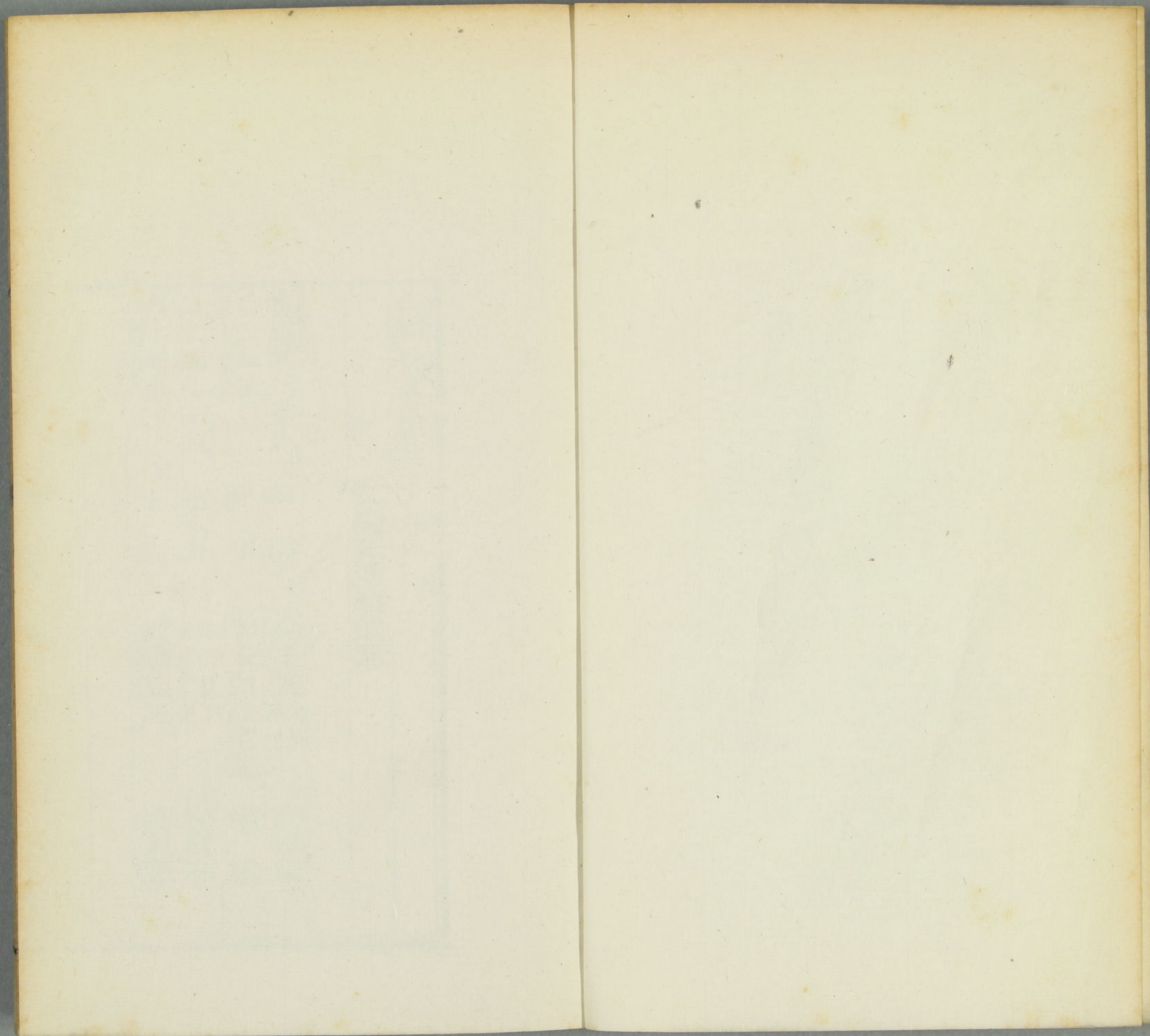


全蜀執文志

和16
2033
26



和 16
2033
26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九目上

江陵朱雲煥還唐

墨池準易堂記宋何涉

揚子雲宅辯碑記

高惟幾

漢州君小臺記郭印

李太白故宅記

楊遂

杜工部草堂記宋趙次公

重修杜工部草堂記淵樂堂記

明楊廷和

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于貞

淵樂堂記

楊天惠

俄變獨子雲之宅歸然下據不被廢徹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
為世所仰也王德敷盡中原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攘蜀土僭立
稱號用淫虐暴恣以成其一切固不暇識所謂揚子雲果何人
也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為倉庾地至知祥昶世及皇朝仍而弗
革淳化甲午李順寇始亂放兵燒掠隆隆積廩化作灰阜賊平
王者因其地改創營鵠以休養卒徒環堵儒宮彌益汙辱慶歷
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為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懷信詣庭言
狀公歎惋累日命吏尋遺址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已名龍女堂
池復埋塞泆忽矣方議疏葺而公遽迫入觀事用中寢明歲戊

子提刑司田郎高侯惟幾乘閒獨至睹荒圯渺莽咨差久之且
言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述他箴頌其辭義與遠山生澤浸上
與三代經訓相標禼士大夫不通其語眾指以為孤陋用其道
反納其迹如聳善抹俗之風將墜地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斂
俸餘以圖經構知尹直樞密程公學據壺窻人推宗師扶乘颺
流敦尚名義聞而說之命取良材充助其用都人士逮田衣黃
冠師雖平時叛吾教誅他說以誇者亦歡忘劬來相是役辨方
審曲率有意思直北堂曰準易繪子雲遺像正位諸公儀觀列
東西序池心築臺置亭其上曰解嘲前距午際軒楹對起以須

宴會曰吐鳳奇葩雜樹移植交帶垂若森列氣象藹藹三月晦
坳木黝聖之事畢成子謂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
風旨雖人古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愈
久愈洪無枯涸慮文章麗密據法裁諛若衣藻天退塗服故舉
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恐悚謹為之記時慶歷八年

揚子雲宅辯碑記

高惟幾

前書傳揚子雲之先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
氏遡江上處於江州即健為郡漢建元末領江陽今圖經有揚
雄宅并洞洞前刻揚雄像此即揚侯爾以
雄宅最顯後人慕之第稱曰揚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

道官作道官

嶧山之陽孟堅亦大
舉言之耳古人記載
不如後世之纖悉也
禹貢華陽黑水後代
取以各縣而今之寧
蜀其去太華也奚啻
千里

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鄆有田一壥宅一區禹貢曰
嶧山之陽至于衡山孔安國曰嶧山江所出在梁州南衡山江
所經在荊州李膺益州記曰嶧山去成都五百里有嶧山縣江
原所起也故其西之八十里江之南石紐禹所生處而班氏謂
嶧山之陽曰鄆采缺之誤耳且嶧去蜀郡五百里鄆去成都四
十里則鄆不在嶧山之陽明矣蜀都故缺曰中興寺即西漢末
揚雄宅南齊時有僧建草亭院以雄於此草太子也蜀記曰草
亭即揚雄草太子所也宅在州城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揚
氏蜀王本紀云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後徙居成都秦惠王遣
全蜀稅文志

卷三十九上 記

讀月草堂

張儀定築成都而縣之今州子城乃龜城也亦儀所築縣經曰縣在子城西北二里一百步今草亭廢址乃其宅去縣僅二百步與二說符矣益州圖經有揚雄坊而鄉無揚雄宅鄉亦不載揚氏遺事是知季五世傳一子世世為成都人也宅豈鄉乎矧鄉與嶧殊不相涉史氏務廣載備言摺掇之舛固亦有焉子因辯其誤意泥古者止以班史嶧陽之鄉有宅為然

漢州莊真君上臺記

郭邱

真君姓莊氏名遵字君平蜀隱君子也事畧載漢史雜見於叢書異說者尚多弗著按益州記漢州雁橋東有真君上臺高丈

餘有通仙井真君常潛迹變通從井中出啓肆賣卜又故老相傳州治形勢南高而北下多火災真君鑿井塵間上憲七星杓指南方以厭勝之則真君之德陰被廣漢尤厚自昔至今越千百年上臺既已墮落井之應輔星者埋塞久矣比歲郡人往往逢災應或疑焉今太守王公憂民之憂迺如其說泐故堙井於是災燿不作民皆按堵一日過下臺下顧其陋甚尋加修築繪真君像其上前臨通道蔽以短垣蓋使邦人無忘真君之德也既成屬某記之某謂上筮聖人之事所以極數知來洞照吉凶大概使人趨避而巳後者迺復求售其術假禍福以簧鼓一世

豈聖人之意哉觀真君寄迹于此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得百錢自足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嗚呼亦異矣真君靈迹蜀諸郡皆有之其拔宅昇仙出入於通仙井事今蓋無所據至上七星井則遺迹具在可攷不疑故并書之

李太白故宅記

楊遂

先生諱白字太白事跡已具范傳正姑孰碑及李陽冰文集序矣夫蛟龍能神於雲雨不能為人用鳳鳥能瑞於王者不能為人畜而先生以天成之才能神於為文異人之表能瑞於當世

始投袂而來竟解組而去所謂不能人用與人畜也燦哉庚星儲精參絡屬開元天子御宇日久天下無事聿修文教卷四涼而袂寰宇頓八紘而羅英傑先生拖屐劍閣西入長安天子聞其名忻若有得召見之日前席禮之延於金鑾待如僚友自是疇咨若采潛俾草奏造郝說辭人莫知者恩隆寵洽王公嚮風不浹日而聲烜於華夏亦先生之遇代之盛也夫有高世之德則訕謗者伺其隙有超人之行則妒嫉者窺其釁故士無賢與不肖女無美與醜睹先生以與嘆也值非常之時遭非常之主宜必立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以開元之盛非謂無時矣以元

落別本在藩當作樊

及作乃

宗之明非謂無主矣然而青蠅之營營棘落斯止貝錦之萋斐
五 肆百伍拾叁
豺虎可投買誼既疏崔駟亦棄豈非得時不難得君難得君不
難立事難立事不難建功難建功難成而易敗事難就而易毀
者歟先生所以卷舒無悔各趨舍有進退遂及北遊燕趙東訪
梁宋南憩郢楚周流數十載思與喬松游而餌金丹為事爾繇
是縱情肆志劉伯倫之傲世也賦詩寓懷阮嗣宗之窮途也學
仙長生嵇叔夜之邁俗也觀其才思駿發浩蕩無涯組繡史籍
粉繪經典若鼓號鐘而鬼神襟袵武庫而劍戟森羅而又飄
緲悠揚迥出風塵之外不作人間之語故當時號為謫僊人焉

如蜀道難可以戒為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士矣猛
虎行可以勗立節之子矣上雲曲可以化愚夫之懵矣懷古可
以革澆風之俗矣其餘所作雖以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補世匡
君為意自西窺夜郎南流江左坎壈頓躓泊羈屑悲夫僕嘗
論蜀中自古多出名人才士其尤者漢則司馬長卿王子淵揚
子雲唐則陳子昂暨先生耳長卿遇武皇之重終卧病而間子
淵獲宣帝之好亦無用於世子雲會王莽之亂復貧困而卒子
昂憤文章之壞一變古道又以貶而退先生振風雅之綱再革
今弊竟以放而去噫天厚其才而薄其命乎不然以褒貶聖賢
全蜀藝文志 卷三十九上 記 讀月草堂

毀譽今古主陰者罰之乎又不然以才學富多器識偽茂司命者黜之乎是烏可知也抑此數子千百年後莫不聳慕宗為楷則亦可謂拔乎其萃者矣先生舊宅在清廉鄉後往戴天山讀書今舊宅已為浮圖者居之僕少覽先生之文每為太息辛卯謫茲斯邑因暇披莽挈侶來尋嗟乎城郭皆是丘陵如故其人已往其迹空在遼海乎鶴尚千載而却歸蒼梧白雲竟一去而不返為銘勒石寘之金田其辭曰

岷山之精上為金星母乃夢象之出風塵表標天人資詞源學派若洩尾閭自古王佐欲我唐虞謂子弗起蒼生其如遂來京師荃芬蘭馥天子詔我金鑾賜對禮為前席千載一會王公卿士莫不傾蓋英聲雷飛輻于區外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孰謂誰來我思奉身稽顙丹陛願乞

駭骨天子從之出蒼龍關鶴返青漢雲歸碧天緬追安期龜尋
偃佞夕餌瓊藥晨嗽玉泉板橋情肆志養吾浩然詩吟千首酒飲
百船西浮南汎夫何繫焉龍飲山前涪江之流先生一去宅留
故里數變喬木幾千人世草蔓荒蹊棘蘿廢址鄉人故老猶話
厥美吁哉先生不為不遇命也何如拂衣自去蓬萊金
闕崑崙珠樹定往遊否孰知其故悠悠我思傷心日莫

杜工部草堂記

趙次公

六經皆主乎教化而詩尤關六經之用是故易以盡性而情性寄寓之詠則詩通乎易書以道事而事變之達則詩通乎書詩興而禮立樂成無詩則禮樂無以發揮詩亡而後有春秋有詩則春秋無復勤聖人之筆削然則詩之旨不其大乎故孔子刪詩之後而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孟子尤長於詩而有七篇

之書其與風雅明教化無異也自孔孟微言之既絕而詩之旨
不傳區區惜別已失於漢華麗委靡又失於六朝唐自陳子昂
王摩詰沈涵醇隱稍為近古而造之未深其明教化者無聞焉
至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
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
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
與高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
與孔孟合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其遲遲去魯之懷勲業
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則有皇皇得君之意晚依嚴武未愜素心

枉駕再顧赴期肯來禮數非不寬也而卒未免於嫌忌致同袍
有蜀道難之悲吁可慨夫我公以甫氣味之同神交於今日而
况閭閻有揖遜之風松竹無荒蕪之歎在甫所得為多則甫之
精爽凜然宜安新宮之爽塏而樂之矣僕甫無恙其遇公也受
知之篤始終不渝嚴公視之得無恠乎彼之疇昔論詩孰與今
者刻詩之意也天下後世由是識曲阜之履愛甘裳之木誦其
詩以知教化之原豈不自我公發之邪

重修杜工部草堂記

明楊廷和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舊居之地也堂屢廢矣輒新之者重其人

也子美出處具在本傳堂之興廢亦各有記載不復以云今日之舉則巡撫都御史鍾公蕃倡其議巡按御史姚公祥主其成而鄭公宏協其謀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吳君廷舉以書與圖來屬予記之蓋翹然而起臨於官道者為門門之後為祠三楹遺像儼然春秋之所有事焉者也祠之改作鍾公實委郡僚任之於時以公帑無羨餘未遑其他他日姚公往規之則以為他之不章又遺後人以卹是其責在我再令郡中檢括所藏乃以兩巡院所沒入者益之藩臬諸公亦各助之十一於是他不治者竝手偕作祠後為書院楹如祠之數屋其左右各稱是引水為

流橫絕其後倚其上以通往來於其前門焉榜曰浣花深處進於是則草堂也堂故在院之前來遊者雜然謹譁弗嚴也姚公乃令易置之院後隙地盡以屬之堂而規制益宏矣堂之左右亦各為屋三楹其東則選釋氏之徒居之以奉祠之香火其西則禮神之器與延賓之具皆貯焉繚以周垣廉隅有截又其東偏為池引橋下之水注其中菱蓮交加魚鳥上下相樂也名花時果雜植垣內盆池楚楚離列其間其外則樹以檉柳象子美之舊也經始於宏治庚申之春斷手於其年之秋財不費而功侈民不勞而事集凡此皆吳君圖之而受之姚公者也夫世稱

子美者概以為詩人愚管不滿於是以謂詩道之成極於子美而子美之重於人者則不獨詩也唐三百年間文章之士毋慮數十百人而祠於後者僅可指數李白之於采石韓愈之於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陽之孟亭建州之梨山之類則有知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獨以其詩而已哉蜀自先秦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古人通祀者纔數人若秦之李冰漢之文翁孔明宋之張詠皆以功德流遠比於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而子美徒以羈旅困窮之人軒然與之並是誠不獨以其詩也蓋子美之為人孝友忠信大節具備讀其詩攷

其素履一一可見觀其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之語則其用處亦畧可知史家不能得其所存而疑其議論漫謂之高而不切志其墓者亦不過稱之為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於當時乃知於後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子美之名若草堂雖與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諸公之舉尊賢厲俗其於風教豈曰小補之哉諸公之蜀皆卓有風烈可傳於後記為草堂作也故不具述董是役者自成都府檢校崔瑋而下其姓名皆列之碑陰

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

朱子 貞

唐大歷中少陵先生自成都來夔門蓋欲下三峽道荆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還瀼西最後徙居東屯質之於詩皆可考峽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獨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岡樹林葱蒨氣象深秀稱高人逸士之居少陵於是卜築焉厭塵囂而樂幽勝蓋詩人所以為吟詠風月之地夔州之詩多至四百餘篇計當一草一木盡入詩句中矣少陵既出峽其地三易主近世始屬李氏少陵手書之券猶在至子襄頗好事講求故蹟復置高齋用涪翁名少陵詩意創大雅堂臨溪又建草堂繪其遺像歷

歲滋久屋且頽圯弗治券亦為有力者取去而前賢舊隱幾為荆榛之墟慶元三年春連帥閩中毋丘公漕使蘇臺錢公暇日聯轡訪古歎高風之既遠而故居之弗葺無以致思賢尚德之意因李氏子欲析居毋丘公捐金市之而歸諸官為田一十一畝有奇繚以短垣樹以嘉木齋與堂之敲腐撓折者從而增葺之架為憑軒闢為虛牖開新徑以直谿而東屯之景物深窈幽邃與少陵寓居之日無異錢公又跨草堂創為重閣移置少陵像於其上凭闌一望則平川之綺麗四山之環合若拱揖與賓主相顧畧蓋東屯至是遂為夔州勝處嗟夫少陵始進三賦明全蜀稊文志

皇奇其才嘗召而欲用之故其詩有主上頃見徵之句已而齟齬不偶流落頓挫故其詩有青冥却垂翅之句少陵抱負奇偉許身稷卨蓋欲少出所學以自見於世而卒不遇憔悴奔走於羈旅之間可歎也雖然少陵之詩號為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句法之嚴蓋其忠義根於中而形於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者是以其鏗金振玉之所與騷雅並傳於無窮也少陵辟地入蜀其寓居之處同谷有草堂浣花亦有草堂皆官自葺之有以見其勿剪勿伐之意獨東屯不然誠夔門之缺典也夫地固以人重而物之興廢有時今帥漕二公獨能興四百年之遺址

而更新之明示好尚丕變雅俗實權輿於此則是役也豈徒為游觀設哉慶元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朝奉郎權通判夔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緋于真記

淵樂堂記

楊天惠

吾蜀有達伯曰木雁先生生岷峩之厓長邛岷之墟出入於脂膏游俠之窟而其心泠然獨追正始永和之人而師友之然其拔起甚苦其擢置甚厲其造端甚銳其收績甚勝金寒玉煖五十有餘年而後得寄祿第七品賦秩四百石關五畝之宅治百塍之田於是稍斥隙土築小堂焉名之曰淵樂會將致為臣歸

老於其家間以書戲其友東蜀楊天惠曰予癯儒也暴享此得無有物瞰之因書韓公示兒詩曰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夫經之勤營之劇悴形忍性磨以寒暑而偶有獲焉此韓公詩之所以節喜而予欲記之亦以志難也唯是名堂之義頗有以而或者未即曉之今夫淵明嗜酒樂天亦嗜酒淵明工詩樂天亦工詩凡語故事者夫人知其然乃予所以千載尙友之意殆不其然也予盍付予心而試發之天惠伏書嗚噓曰富哉名乎吾有以索夫子之匿矣夫論人者無論其人而論其人之天按淵明以微故輒行而樂天以直言屢黜

是其過人已遠甚然尙非其巨者也晉宋之交新故糅分朝而南莫而北未見有堅明不二者也獨淵明消搖前去無所回其迹牛李之旣簪笏債路朝爲卿而莫爲囚未見有脫遺無預者也獨樂天耿介中立無所蹈其瑕儻者先生所以取二子寧是邪抑非歟於時天惠董役通濟江上腹藁雖成竊自疑其言之媿鄙弗敢出也行且謀以身承教共定其當焉而病莫之前後一年先生自大邑力疾歸坐堂上委衣冠而嬪予聞之抵机哭曰嗟乎無與定吾文矣蓋鍾期死伯牙破琴而不復鼓然徐君亡季札挂劍而亡所愛之二人豈以生死寒久要之盟哉吾意

先生精爽超徹決不漸盡時撫鶴翎過城郭猶當問記之有亡也輒憶枯思之遺餘稍補葺之以授其子俾宣諸堂右

華陽徐宗敬校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九目下

華陽蔡玉田監水

江陵朱雲煥遐唐

璧山雷尙琚泮園校

華陽王廷元殿榜

合江園記

宋蔡迨

勾氏盤谿記

李石

盤溪記

范仲芑

望岷亭記

張俞

合江亭記

呂大防

逸心亭記

章譽

少休亭記

劉涇

待鶴亭記

李流謙

劍州重陽亭記

吳師孟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明康海

漱玉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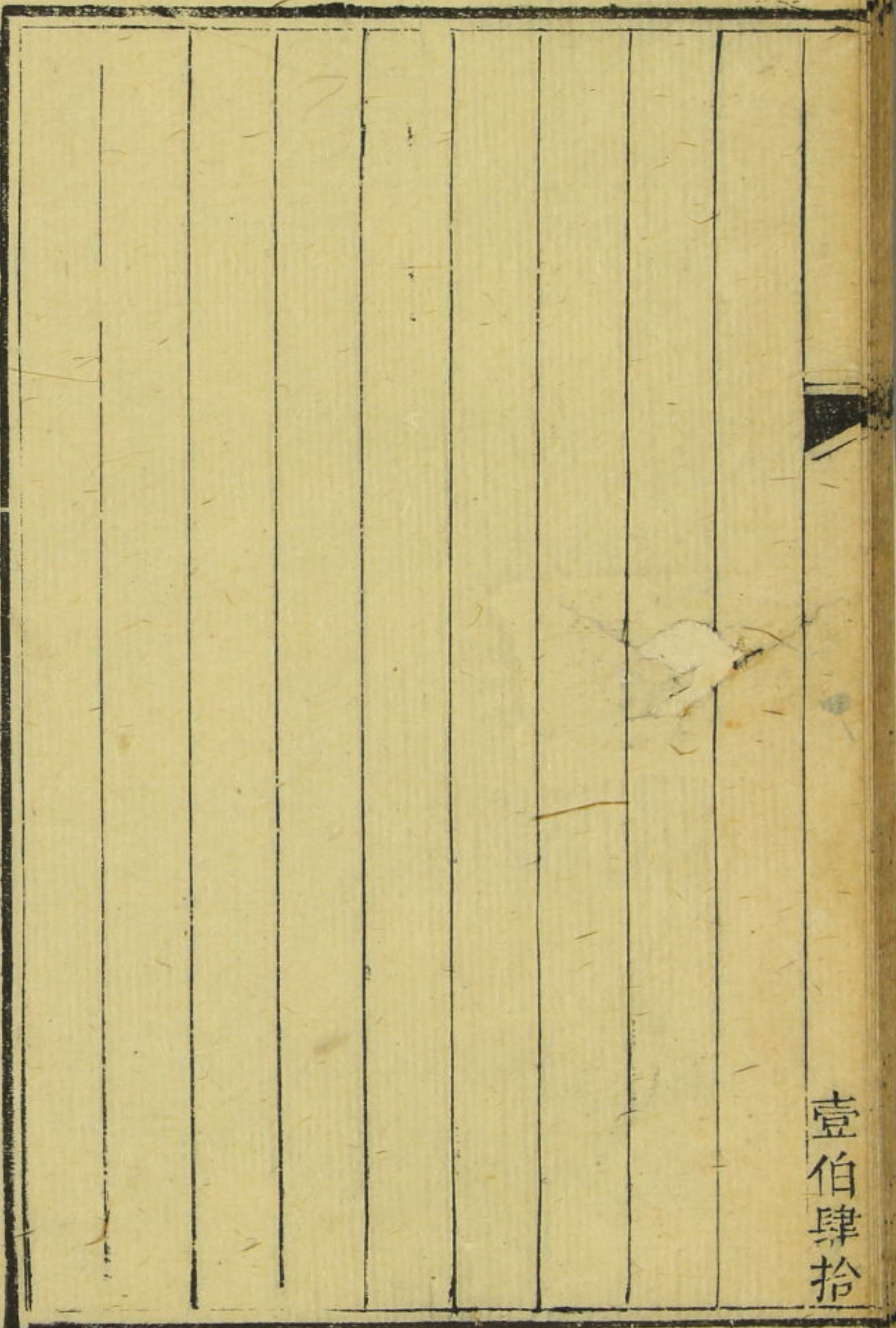
宋喻汝礪

全蜀藝文志

卷三十九下 目

讀月草堂

壹伯肆拾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九下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遺唐

記庚

合江園記

宋蔡迨

合江園唐尹韋忠武作後因其亭為樓閣臺榭參植美竹異卉
蒼翳參差而春芳夏陰波光月暉以時獻狀無不可愛故為成
都園亭勝踐之最嘉時暇日方伯刺史與其賓寮名勝登臨燕
衍傳觴授簡以極其驩幾與東平之谿堂山陰之蘭亭爭長也
而呂正愍之記實刻石夫地因人而重則是園益可知矣然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九下

記

讀月草堂

園可娛官官之人未必皆材又屬公府尙簡重燕游闊疎因弗以治樓敞亭峻花竹翦荆荒穢蕭條可念其無恙者獨長江茂林耳淳熙二年春李唐來爲是官入其寺傷焉欲繕其墮地而病其費會提點刑獄晉原李公兼漕領府事唐白其故公亟出緡錢材甃畀以庀事址之墟者屋之宇之仆者起之楹榭牖石上覆旁障之腐而缺者易而新之弗廢其舊而加壯焉而又補莪花竹叢條暢茂咸復其故園之壤而葺者數矣莫若今日之壞甚而葺之力而成之敏也非獨唐能張其官實惟晉原公達所以爲政雖職併事叢而細大必舉頤指如意致其下盡力焉

宅視此可知也工之訖宜有以志迨將如吳會熾舟亭下唐請書其事喜爲之書是年記

勾氏盤谿記

李石

君子之於物也物之而已不以爲身之累也不以爲累雖天地之大吾能物之一以爲累如飲食衣服皆反爲身病故必以吾之一身較其大小輕重而爲之等級身外之物泛然來悠然去以身爲量而君子之物備矣且一丘一壑所須甚微而係物甚大以身取給可也不則連農阡陌井絡包山絕江障林蔽麓造巧飾浮使它人視之以爲玩已因之以爲病何益哉嗚呼斥桑

麻之用以種桃李飾茅茨之用以充藻繪如齊雪宮之麗如梁
金谷之富一山之植非累牛不致一蔭之種非兼金不集又求
所以物其中者非聲色不娛非絲竹不樂此桀紂之惡不至是
也傳曰非人其物惟德其物君子婉身以對物不以物為身之
累果如此哉吾友繁江勾君友于之作盤谿非苟於作也樓以
藏書堂以教子亭以賦詩榭以置酒且自誓曰俗子汚我不汚
門凡士浼我不浼室清風肅戶明月贊席抱琴之童挾卷之子
照映几杖之側徜徉筆硯之間吾乃今知勾君之志於物以為
盤谿之取亦多矣吾嘗過句君問其所以作之之說曰吾學不

適於時用官不迫於世資聊以盤谿之尙易其生平謬用之心
望望外物乘除消長不既汰矣乎他人往往以斜川見誑吾甚
不樂得一語以洗其侈名之謗足矣余天彭倅罷徒步過之門
生何夔趙鶚從君欣然迎客謁記許之十年又以書來復許之
不三月君今亡矣因書君平生語以誌挂劍之義

盤谿記

范仲芑

始予先君試吏新繁稱邑中勾氏多人士曰友于字信卿者名
銳於學有當世意已而試有司數不合晚乃得官主閩中簿度
不能酬其素即棄官去脫遺世事寄意閒適其所居有谿環繞

清激可挹因取唐人李愿太行之谷曰盤者以名其谿沿谿下
 上沙激而谷岌土腴面植蕃躋攀曲折視著屋穩處為堂為亭
 為軒為菴為寮掩映相望至者如行圖畫中累甃為洞窮之而
 深治涉為航浮之而安架虛為橋即之而通悉旁緣昌黎序中
 語撫其意而揭之扁榜經營之初物色自獻騁望之餘面勢咸
 得嘯歌俛仰觴酒杖屨盡一谿之勝而胸中梗概始披于此童
 時侍先君已聞君賢兄齊叔又與君通昏媾而盤谿之名往往
 流於夫士大聽思一往游足於登覽而未暇也繫官於朝君書來
 以圖相示屬予記之予惟山林富貴二者莫或得兼富貴而或

羞焉求以塗人怨我不得而山林之樂苟多取之尚不為貪人
 情常以自恕擅壑專林而不知止者有矣然自漢以來柴桑輞川僅
 以一二名於天壤它皆泯沒至不得其處則凡致意於煙霏草
 木之間而人品或非者此又可以欺世也歟惟君澡於學問持
 滿而未發既其入仕筋力未及於衰視世之夸華悠然無以易
 之處陰息影休其轂而不悔非徒以枯槁宿名也是可書

望岷亭記

張俞

凡為亭觀池臺於得勝之地則雖無山川而曠無江海而閒況
 郫城據岷之陽綠江宅川自古都邑故有叢亭之勝山海備焉

今邑大夫安定胡君自江南來從茲遊觀然恨尚有餘勝鬱而未陽會方牧廣平公命作縣之重門門臨開田盡歸蕪穢植爲西園遂作大亭號曰望岷是亭西至岷山百里而近蟠地鬱夫萬峯連延終古孕碧擁臨三蜀其望伊何春雲始波崑柔閭藹涵蔚瀛海火宇無陰萬木交蒸重巖沓嶂倚雪裁冰秋空凝輝秀卓天骨朝陽夕月異態殊色寒日慘烈時見城闕青城天關各岷之一耳三峯峯有第一第二及大面是爲三峯含光隱射天末此望岷之大概也故君子望之則目益加明形益加靜心益加清故可以脫拘繫之域入道義之庭清靜無爲而治功日成矣苟使小人望之則目

四

肆百肆拾玖

若加盲心若加昏俯仰悲感其本生有若越人之視章甫海鳥之聞鐘鼓豈其性哉俾之違義冒利入於刑死則欣然自謂登蓬萊栖崑崙之不若也奚肯謂良山之尙可望邪然則岷裁之靈秀亦烏爲小人而設也以一山而推天下之理則君子小入之道亦若是焉而已爾胡君字希逸強明公潔治遂無訟且觀前宰長樂馮君道元修叢亭之事復大修之又特作斯亭可以見志某遂爲文以示愛山之君子

合江亭記

呂大防

江沱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壩以澗水而闢溝以醜

全蜀秘文志

卷三十九下

記

讀月草堂

之大溉蜀郡廣漢之田而蜀以富饒今成都二水皆江沱支流
自西北而匯於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沱舊循南陸
與江竝流以東唐高駢斥廣其城遂塞廢棄故瀆始鑿新渠繚
出府城之北然猶合於舊渚渚者合江故亭唐人宴饌之地名
士題詩往往在焉久第不治余始命葺之以爲船官治事之所
俯而觀水滄波修闊渺然數里之遠東山翠麓與煙林篁竹列
峙於其前鳴瀨抑揚鷗鳥上下商舟漁艇錯落游衍春朝秋夕
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觀也旣而主吏請記其事余以爲蜀田
仰成官瀆不爲塘埭以居水故陂湖演漾之勝比它方爲少儼

五

肆百貳拾陸

能悉知瀘水之利則蒲魚菱芡之饒固不減於蹲鴟之助古之
人多因事以爲飾俾其得地之利又從而有觀游之樂豈不美
哉茲或可書以視後蓋因合江而發之焉

逸心亭記

章譽

粵若緱山積秀耀真霄於千齡淮水激源煥一作清風於百世
紀其貴盛則同日分爲五列侯稱彼才華適當時號曰三珠樹
折仙枝於奕葉流英概於遐方隱顯雖殊卷舒一致卽太原王
君表正鍾其緒矣君幼而雅於好尙壯而多聞交游必賢談笑
惟義迨乎知命於所居東偏剏園亭以適性蹊分桃李愛其若

全蜀稊志

卷三十九下

記

讀月草堂

君子之芳馨陰茂松筠賞其若志士之節操凡植奇葩異實咸
 資興詠或燕游嵇阮以樂天和或集會荀陳以聲名教飲不迫
 乎沈酒言必盡乎切磋由是四方輻輳望風而至千里多士慕
 義而來君必盱衡倒屣勤勤拳拳聞義必行從善為樂日僕息鞿下
 晤語樽前屬君操觚求亭之號迺本其事題曰逸心固資日休
 之義也偉乎君其儲詩書以尊道屬絃誦以傳家則慶延後昆
 美紹先德莫之京矣又何必塵生羅襪珠貫歌喉方謂之樂歟
 會有浴沂之士朋簪而來游是亭觀是記能無優之哉

少休亭記

劉涇

自成都趨陵簡如在蜀必由靈泉過分嶺其山周數百里高大
 阻險以石次第為步暑雨冬雪則馬不進僕亦以病告欲少休
 於中半而無巢窟方丈之地行者患焉余簡人也持以告縣令
 黃君曰有走世路而至老不自言勞者人或相以安逸則輒怒
 怨負其走愈疾顧何物使之今行者之困於險也馬思伏櫪僕
 無偷安各念寢處欲少休其勞生而君有地百里不遂與之覆
 載此為失仁智又害其良心甚矣奈何君持以告轉運使晉陵
 胡公吳興劉公曰此非特令之能事也於是度財力以人意所
 在為舍過客得飲止大庇其下嗚呼行者之區區名與貨也其

心欲少休焉則可與之不可拒也方寒暑億倦暴其體膚正於
反復中而乃處陰靜得樂地由是惚然知其妄行將賦歸而求
家則雖匹夫匹婦之惠亦仁政也無使居者有不出戶之見而
病在高位君子笑而請名曰少休亭紹聖二年記

待鶴亭記

李流謙

聖泉故瘠儉舉一邑無觀游之地獨妙通祠側有蘭若曰興福
在外憑高為亭可臨綠野市井塵落雲煙草樹田洫溝塍參錯
蔽虧畢陳乎其前一盼千里來登者神豁氣夷心目俱爽最名
邑勝處昔人榜之望錦以錦官城可跋而望也蘭若久荒圯梟

狐窟巢如逃屋亡家一僧衰癯無徒屬色頗淒涼故亭與之偕
廢椽脫棟搖壁壞甃裂飄囊之瘠往往舍焉環其地柏數十老
陰壽幹亭以為勝者亦半於斧斤紹興壬午歲元日邑令楊公
過焉顧瞻久之曰是去真栖不引地汗穢乃爾其何安歸語邑
尉李流謙相視一歎明日興福僧來言曰智海禿能有是亭歟
破舊刻亭之建知何時崇寧祓歲在壬宰王君者以葺祠之餘
材新今歲復任意者冥敷之符亭當惟祠之歸願併其地使黃
冠掌焉智海本心也公曰可哉吾敢專適流謙詣府遂具其事俾白大尹
王公亦欣然可乃呼道士王行直付之且屬其興修之役公首

捐廩粟倡其僚各輸斗石食衆工凡邑子及客子之樂施者聽而不強又親爲指畫自真人殿左廡破壁爲門伐翳夷阻架溪而梁之疊石而上凡一百二十有二級以達於亭之舊而加葺焉支補其厭漏灌洗其漫漶垢汙而徙所謂茅茨者於其後於是氣象騫奮超拔異疇昔自廡望之橫橋如畫石磴如梯空亭縹緲山顛如飛來隆岡伏坡爲之扶衛草木明附若奔若迎殆與真祠爲一祠初無客館客至亡所舍至是始有托足休駕之所皆滿意焉屬役於四月而斷手於七月公開民事輒來督視不啻治已之林園臺池者未訖役流謙授代去旣數月公書來

曰亭成矣子實贊我可無一言紀歲月流謙曰亭微矣然公意所屬徒以老僊蜀人之所尊事而是祠也臺家之所更建汲汲夤奉根極於至誠故視唾其地如唾其面精誠冥感至使闍黎自託於不能願以是歸之黃冠大尹王公恭承密旨旣克新華棟亭上之恭久而益嚴凡便於祠者無不開可是以斯役不勞而濟此皆可書望錦舊榜於祠不類也易之曰待鶴昔仙人丁令威蘇耽皆仙去化鶴以歸舊傳殿庭之柏故有鶴來安知非老僊而莫識也於斯亭也願與諸君待之公名先進字用之永康人古君子而今循吏云紹興二十二年九月日記

劍州重陽亭記

九

肆百叁拾肆
吳師孟

治平二年夏四月二十有五口師孟從蜀帥南陽公次劍州是日會於東園之見溪亭公未至郡將揖賓憑欄而語見東山一峯特竦千仞衆小山迤邐卑附如奔走如侍從茂林蒼崖烟霞蒙密有一亭焉冠於山椒碧瓦鱗差朱欄霞明長溪清潄流影不去貳車太博扶風馬君淵仰而指其巘曰子與太守張侯頌他日於是得異處焉乃唐刺史蔣侑所建重陽亭李商隱序而銘之者也亭圯以來不知幾許年予嘗登訪其址西首頻瞰一郡之境矗高下叢隱目前其碑辭尙可省讀會前官伐木將以

構予廨舍之後堂予得卽其材而新是亭當以歲月識其廢興敢屬以記師孟退而考義山之銘乃宣宗大中八年所纂大中距今二百一十有二年矣其間豈無好事之人一出口以憐其亭之廢乎將雖有好事之意而但以治郡惟簿領是先當途惟勞餞是經遑卽是邪噫融結以來茲溪山者實此州之勝至蔣侯方建是亭寂寥榛蕪踰二百載暨扶風君乃與張侯力起其廢是知溪山景物無情於人者也含清蘊秀如有道之士充然內足安其所守無待於外何嘗欲人之愛邪古今之人或愛或否亭之興廢有時而溪山之景自若也烏能有毫髮之損益於

其清且秀乎自古至唐自唐迄今僅得偶二真賞耳自今以往
庸詎知人之愛否亭之廢興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是歲六月
晦日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通判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
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吳師孟撰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明康海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將侑治郡
三年理得人從乃大鏟險道繩石見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
建為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則劍州
山水亦勝矣而蔣君在郡能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

夫詠述其事播美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已非凡
者也正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劍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是
廣教化之道表廢墜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飭備嗽禮義示軌則
吏就典刑俗無曲議乃歷覽輿曲窮索靈秘得茲亭之址焉於
是與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雋
腴二者不可毋曜弗示也予既建兼山書院以示學者而又表
武侯之廟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警後賢克循其於禮義之事
則庶幾矣佳勝如此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求得之
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神珍也於是滌穢艾草復斯亭焉

春鍾始興即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吳職方記言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兩賞耳詎知亭之廢興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聞溪遠挹五華前對漢陽左秀巖右卧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記畧同至於長溪清潄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久矣劍士姜文粹玉潔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書託予記云亭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隸大書之為宋張琬筆予益躍然愧不能即從諸君子遊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干番尙欲文粹為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君何

如常亦更為李君賦之矣夫關中名區勝壤不可以計數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少為表章之以快吾意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夫宏治乙卯廣西舉人詣深履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於戊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潞西山人武功康海記

漱玉巖記

朱喻汝礪

自古常言天不負人吾初不甚信吾曩游大學不啻六千三百日如古所謂屈原賈誼揚雄韓愈柳宗元輩吾亦頗識其面目及得一第則枯冷羞澀幾笑破人口比來此中持手版謁上官

奔走匍匐作主簿少府模樣燕居作樂則搖口吻弄語言以佞
 貴人而覓所謂舉狀者嗟乎其局促如此則天果不負人邪然
 飽聞聞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酒自慰一日登錦
 屏擎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松卧惟石往往摩
 腹一笑然是三境之遊須廢吾一日糧吾不得與女旦莫相從
 也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墻壁外乘輿步履從小奚奴直謁賢
 主人脫衣散髮坐巖腹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醉發狂
 卽呼天大呼曰天乎真不負喻汝礪矣吾嘗謂富樂之士不能
 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惟奇煙雲竹石詩酒風月唯遺

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閒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
 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
 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幽勝所謂閩之四奇者吾皆得而
 有之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鬢獨負四物
 以歸朋游故舊從吾覓閩中土物吾則與之飲酒取吾詩而歌
 之則是四境者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當使鄉人之老者執爵
 而言曰吾鄉素之佳山水公持此以歸敢為公壽且為吾鄉人
 賀族人之老者揚解而言曰吾家素貧無一箇錢汝今得此以
 歸請為吾族人賀而後之好事者當呼吾為四奇先生

